

90

商務玖什叢書



# 中國與亞洲

鄭宇碩編

商務印書館

# 中國與亞洲

敬悼

劉天生先生

商務印書館

# 中國與亞洲

鄭宇碩編

商務印書館

玖什叢書編輯小組：江先聲 何渭枝  
關秀琼 廖劍雲

小組召集人：何渭枝

## 中國與亞洲

編 者——鄭宇碩

責任編輯——廖劍雲

出版者——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芬尼街 2 號 D 僑英大廈

印刷者——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九龍官塘榮業街 6 號海濱工業大廈 4 樓 B1

版 次——1990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1990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ISBN 962 07 6065 4

**玖** jiǔ / 粵音 c'kpu [本義]  
似玉的美石：貽我  
佩玖。[假借]數目字九的大  
寫

**什** shí / 粵音 sepa [本義]  
由十個單位合成的  
一組：古代兵制十人為  
什。[引]篇什：詩經雅頌  
十篇為一什；後用以泛  
指詩篇文卷。[引]多種而  
雜樣的：家什。[別義]通數  
目字十；多指十成或十  
倍

# 總序

我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與傳統糾纏着。在這個糾纏的過程中，有人要與傳統徹底決裂；有人要默默繼承；有人要批判地重建；也有人要“解構”（deconstruct）傳統，開闢未來。當中的爭論此起彼落，莫衷一是，但回顧百年來我們對這問題的主流傾向，恐怕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個折衷方案仍然相去不遠。

或許，文明的演進，就是以這種“進三步、退兩步”的舞姿，在躊躇兜轉。在這條迂迴的路徑上，我們要踏得實在，但這並非意味我們可以原地踏步。我們更不應睥睨“更新”的觀念；因為新的理論觀念，正是進一步實踐的基石。

尤其不可忽略的是，在與“傳統”糾纏的過程中，我們總要不斷地對“傳統”作出新的詮釋及理解，以能更準確地掌握我們身處的位置。在主流的論述中，往往只以過去曾存在的文化作為“傳統”。這不是一套完整的觀念，因為我們不能單

看傳統裏“有”的文化，而忽略了傳統裏“無”的文化。若我們是認真及負責任地思考傳統，我們就不能只看“昨天所有”，而不注意“昨天所無”了。

從這個角度看，商務印書館的《玖什叢書》，就是建基於檢討“昨天所有”，同時又寄望於“昨天所無”之上。回頭看一看歷史，商務印書館也與“傳統”糾纏了很多年。本館於1897年成立時，中國正處於風雨飄搖、存亡絕續的時代。在這個形勢危急的關鍵時刻，一羣知識分子努力求取新知，主張變革圖存，於是以上3,750元的資金，成立了中國近代歷史最悠久的出版印刷機構。他們的出發點，就是反省傳統文化，引介學術新觀點，及反映社會思潮新動向。我們出版《玖什叢書》的目的，就是紀念這九十年的歷史，並具體表示我們是實質地接上這根文化理想的棒子。

對於文化的熱情，昨天固然有，今天仍將繼續。

但昨天潛藏的問題，今天也逐漸湧現，而且直壓現代人的心靈。昨天的世界，還未被“灰色”所籠罩；昨天的文化，還未出現“後現代的困局”；昨天的政權，還沒有“合法性的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昨天的經濟系統，還沒

有面對過全盤崩潰的威脅。這些未必是全“新”的問題，或許只是老問題的新版本，但時移世易，“問題”所處的環境改變了，它就有了另一重意義。面對“新”問題，我們不單要反省及挑戰已有的方法及觀念，還要探索“昨天所無”的，並勇於做一個“進步分子”。

在這層意義上，《玖什叢書》雖然未必能夠緊緊跟上，但也一直嘗試朝着這個方向進發。第一系列的《玖什叢書》共十二本，都是希望深入淺出，簡明扼要地帶出哲學、社會科學及文化的新觀點，以切合當代的需要。

這系列叢書出版以來，深受讀者歡迎，這也是我們出版第二系列的動力。新一系列的《玖什叢書》仍希望以海內外富於創見的著作為主，而內容上亦希望能更多元化地開拓“未來所有”的思潮。

且讓我們以踏實的腳步邁進九十年代，讓我們在兜轉而前進的旅程中，反省“昨天所有”，探索“昨天所無”，一同玩味“玖”“什”。

商務印書館  
編輯部

# 序

• 鄭宇碩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年後，中國領導層終於可以在一個較為和平的國際環境從事經濟建設。另一方面，這項成功亦顯示中國在全球性戰略均衡中的重要性低降而較為專注於地區性的外交關係上。雖然美蘇關係趨於改善，但中國並未感受到嚴重的威脅。「六・四」事件無疑影響到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後者在1989年的下半年經濟制裁中國，但上述的大趨勢大概繼續維持不變。

**在九十年代，中國外交的一項重大挑戰將是界定其在亞太地區的角色。**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以至八十年代初期，中國領導層的世界觀統御中國的外交政策，而這世界觀就國際主要矛盾的分析往往取決於中美蘇三者的關係。至八十年代的「現代化外交」，以和平與發展為中軸，基本上就是說外交要為經濟發展服務。現時中國處理亞洲地區衝突的立場已經與中國和美蘇的關係脫鉤，但中國領導層尚未認真地評估亞太地區的發展為中國提供的機

會和挑戰。

東北亞地區的緩和將導致美國的撤軍，日本的反應自然會影響到中國的利益。日本的軍費開支已進佔到世界第三位，而且在九十年代相信會繼續以每年6%以上的比率成長。相對而言，美蘇的軍費開支都會趨於下降。要減輕日本擴軍的危機，中國大概要支持日蘇關係的改善。

中國領導人也要顧慮到日本在東亞地區的投資對中國的影響。日本與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緊密經濟合作會否把中國摒於門外？中國與南韓經濟關係的發展似乎未有對與北韓的關係造成不利的影響；雖然只是「經濟掛帥」，但東北亞的政治形勢顯然改觀。與南韓的經濟往來對台灣的工商界亦做成壓力，促使台北政府檢討其大陸政策。

近十年來，中國與東南亞地區的經濟關係有相當可觀的進展。新加坡的前副總理吳慶瑞竟出任中國國務院的經濟特區顧問。當地的華裔公民無疑是這些經濟往來的主要動力，但也反映出一個潛伏的危機，特別是印尼及馬來西亞人對華裔公民的猜疑和歧視。中國和印尼相信會在1990年內建交，而中國和新加坡亦會隨後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

中越和中印（度）關係的改善對保證中國處於

一個較為和平的國際環境自然有很大的影響。1990年初，面對東歐和蘇聯的急劇政治轉變，中越關係似乎微有解凍的跡象，雖然就柬埔寨問題尙未能達成協議。中印關係則自前總理拉杰夫於1988年底訪華後有所改善。印度政府的更替並未影響到雙邊關係的進展，1990年中印外長互訪希望能就解決邊界的糾紛取得成果。

從上述可見，九十年代中國與亞洲國家關係的發展正處於一個重要的時期，而中國的領導層亦需要有一個**更清晰的亞洲政策**。本書的出版，是希望能就此作出微薄的貢獻。編者希望在這裏多謝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雷競璇先生及江先聲先生的支持和幫忙。錯漏之處，自屬難免，尚祈各方不吝指正。

1990年3月

# 目 錄

---

序	• 鄭宇碩	i
1 中國的“現代化”外交政策	• 鄭宇碩	1
2 中國對東盟安全的策略	• 余 振	67
3 中蘇關係與柬埔寨的困局	• 丁 偉	99
4 中國對南沙羣島主權糾紛 的立場	• 盧子健	125
5 毛澤東去世後之僑務政策	• 鄭赤琰	157
6 近代中國人的亞洲觀	• 周佳榮	219
7 亞太地區的國際組織	• 陳智宏	241



## 中國的“現代化”外交政策



1. “現代化”外交政策的演進
2. 與美國和蘇聯的關係
3. 與已發展國家的關係
4. 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
5. 結論

# 中國的“現代化”外交政策

鄭宇碩

(香港公開進修學院文學及社會科學院)

## 1.“現代化”外交政策的演進

趙紫陽總理在1983年6月6日向六屆人大第一次會議提交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中國外交政策自1981年底以來所呈現的新趨勢，亦即是把美國與蘇聯並列為霸權主義國家，並強調中國外交政策的獨立性。①與後者有關的是，1982年9月1日，胡耀邦總書記在向中共十二大所作的報告中明確地申明了中國的立場：“我們堅持執行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同我們履行維護世界和平，促進人類進步的崇高的國際義務是一致的。建國33年來，我們以實際行動向全世界表明，中國決不依附於任何大國或者國家集團，決不屈服於任何大國的壓力。”②

顯然，當時中國領導人已經開始意識到七十年代末期過分接近美國和日本為其與第三世界的關係帶來了不良的影響。那時，蘇聯的擴張達到了頂峯。而且，有迹象顯示蘇聯除了致力擴展其常規軍

備的優勢外，在戰略武器的競賽上，也有可能佔得上風。越南對印度支那的控制、1979年2、3月間中越的局部戰爭、蘇聯在1979年底佔領阿富汗以及蘇聯對印度增加武器的供應，都威脅着中國的安全。中國領導人遂認為在其與兩霸的關係上，更傾向於抗衡蘇聯是必要的。

1982、83年間，中國有關國際形勢的評論和分析，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和重要刊物揭示了對美蘇軍事平衡的一個新觀點。這些評論和分析傾向於認為蘇聯的勢力在七十年代中期和後期達到了頂峯。然而到了七十年代末，它開始走下坡，這是因為東歐國家逐漸增強其獨立性，蘇聯在第三世界的擴張遭遇到愈來愈嚴重的挫折，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力一落千丈，蘇聯經濟的停滯不前，也使其無法再像七十年代那樣以每年4%至5%的速度增加其實質軍費開支。

中國領導人估計，在可見的將來，美蘇之間的軍事均衡將會維持。中國領導人大概對下列的事實感到滿意：“從1981年起，美國已經扭轉了其在七十年代實質軍費開支處於較低水平的狀態，並開始超過蘇聯。”<sup>③</sup>中國領導人認為，在對蘇聯堅持推行強硬路線的問題上，美國國內的保守勢力佔了上風。他們認為，在蘇聯力圖改變現狀的過程中，蘇

聯採取攻勢，美國處於守勢的總的戰略態勢將會持續一段時期。然而，由於蘇聯近年在國內外所遇到的困難，也因為列根（R. Reagan）政府採取了更積極的外交政策，“蘇聯在實行進攻戰略的時候，被迫採取守勢；而美國在總的戰略防守下會採取攻勢的情況將經常出現。”④

在八十年代，中國與美蘇兩國的關係有別於1949年以來的任何一段時期。一方面，中國領導人強調其外交政策的獨立性，竭力與美國保持一定的距離，避免給人任何與美國建立準同盟的印象。另一方面，中國又不像六十年代初期那樣，激進地反美反蘇。中國領導人希望與美蘇對話，在若干問題上有選擇地與美國或蘇聯採取同一立場甚至合作；然而，在某些地區或某些問題上，中國將反對美國或蘇聯的霸權主義，甚至同時反對美蘇兩國的霸權主義。中國領導人認為，美蘇兩霸互相制衡和維持均勢的狀況，在一段時期內將不會改變，新的世界大戰的爆發將因此而推遲甚至得以避免。這種情形給其他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便利，因為在一定的條件下，它們可以依靠一個超級大國的援助來反抗另一個超級大國。

中國的官方雜誌《北京周報》否認中國打算與美蘇之間維持“等距離”政策，⑤聲稱中國將根據其對